禮記章句

禮記卷十之一

任啓運章句

表記

孔本第三十二而本第三十一今定本第[illegible]五○表測日之臬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本篇言仁者天下之表蓋道莫大於仁君子仁道立而可爲民表人當於是取法也鄭謂德見於儀表似未然然當中雖皆述子言然皆以己意爲主如中庸例多以己語及詩書語參錯成文且有即子言而皆損字句以就己意非如論語專爲記言也坊記緇衣亦然稱子曰表記亦近道乎其言正凡八支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乎者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君子成德之名隱而顯言身雖隱而道則顯也以朝臨民則見其矜莊舉行法則用其厲發敎施令則尚其言然君子固有不待矜持而德容之敬人自畏之不待嚴厲而德威之肅人自憚之不待言說而實德所孚人自信之此至德之符自然之驗固有隱而顯者初不以矜厲違異也

右第一章言君子之爲民表者如此君子之[illegible]而已求仁之道敬而已矣始於慎獨之[illegible]影不愧終于篤恭而天下平未有不敬而能仁者故此第一支以敬言之其下八章雖引夫子言以終此章之義○表記八支皆以子言之起推第七支亦作子曰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表記三篇記者多引夫子語以發端凡是故以下皆記者所自言也凡引詩書亦記者所引後放此躬書作身○不失足動必以禮也不失色無戲慢也不失[illegible]言無鄙倍也記者引夫子言以申上章見君子操存省察無時不然所以能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也甫刑即呂刑忌畏也敬畏之至故不失口而無可擇之言舉言一端而貌與色可知已

右第二章惟君子之所以爲表者不失足不失色不失口君子儉身之學而必尤身之主也心有不存則雖欲儉之而有不及儉者矣敬忌者所以直內而修身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裼以見其外心之敬襲以充美內心之敬故禮必相變也若當裼而因前事之襲當襲而因前事之裼則瀆而非所以爲禮矣蓋民之情瀆媟則亂褻甚則淫瀆與褻中乎人心則淫與亂必淩于人偷而敗于國政聖人憂其瀆懼其褻故于人所易忽者謹之謹之于其似可忽且忽之亦無大害者而後于所不可忽者不待言而喻若矣此聖人謹禮于微之意也

右第三章以敬之見于被服者言之舉一裼襲而凡服物采章之辨可知矣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辭相接之言禮相見之贄無辭無禮而接見是相褻也易

蒙卦彖辭言求教若初筮之誠則有辭亦有禮故可告見而言之若再三則辭瀆而禮亦瀆瀆則反爲褻矣

右第四章以敬之見于交際者言之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月謂始仕時兩明之際上下之交尤不敢忽也徐師曾曰祭鬼神皆卜日遂公所亦齊戒此互文耳

右第五章以敬之見于交神事君者言之即三者而制禮之意益可知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祭以接鬼神固極敬然至于獻酬笑語則繼起而敬易弛朝以正尊卑固極辨然謀政附事或至日中昃則倦起而辨易失故必慎終如始不可以樂與倦繼之也

右第六章此因上章而又言其極蓋敬非難也敬而久爲難苟非而純乎敬可謂能久矣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篤厚也積于中自發于外故不揜辟禍三者皆君子自然之效非有意為之然求免困辱者亦當勉于此也

右第七章慎者敬之形于事篤者敬之存于中恭者敬之發于貌合此三者而敬為已備矣○

子曰君子莊敬自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莊敬心之斂安肆心之縱志足以帥氣則膚亦介筋骸束斂肅整齊一日強一日心不能檢其身則筋弛骨緩精僃委靡而日偷一日矣儳焉參錯不齊之貌久習于安肆而以一日勉于一日非敬則耳目手足俱與心不習愈參錯而難齊即一日有不能終者此小人之情狀也夫君子而豈使其躬至此哉蓋純亦不已者天德之剛自強不息者君子之學能以強則由勉而安可進于天德矣○段于日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懶惰自檢束則日就從知徐師肯日日偷亦言君子者己子偶一安肆則亦入于偷也

右第八章上六章敬之散殊此一章敬之純體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謂褻狎侮謂輕玩莊敬日强則入于生宴安酖毒日即于死狎侮者死焉而猶不畏則無復生之望矣以深警之

右第九章此又承安肆日偷而極言之天命之性人所以生得其性則生吾順沒亦吾寧失其性則無以為生亦無以為死君子知天命之可畏故戰戰兢兢至死不容少懈若子路之結纓曾子之易簀死而後已凡以此也小人不知有此肆然妄行無所忌憚靦然人面鬼躁尸行而心之死則已久矣豈不重可哀哉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彼狎侮者何以死耶○記者引夫子言以申首章之義者止此是為第一支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

利仁者天德之元人心之主天下之理必以是爲斷故也曰天下之表義者天則之宜人心之半天下之事必于其取我故曰天下之制報者彼以是來我以是往順物而揜因物而應自合乎天理之則人心之安此仁之所以爲至義之所以爲盡也故曰天下之利

右第十章天下之理仁而已矣仁萬善之統也君子之學所以自仁其身出而爲治亦所以仁天下之民也義之與仁分之則二合之則一盡義則仁之制也至于因物付物而不以已私與焉則報亦仰爲仁之用而非有二焉其下三章又引夫子之言以申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

刑僇之民也仁者民之所德不仁者民之所怨爲君者因民之所德而以德報之則民皆勸于仁因民之所怨而以怨報之則民皆戒于不仁如此則報誠天下之利矣其詞與論語小異彼以常人之施報言此以君之治民言也詩大雅抑之篇太甲商書篇名記者引詩言言之怨雖小人且譬之德之施雖小亦必報之見報之必不能已也引書言民有德怨而非君為之報則無以相安君而不以民之德怨為報則亦無以為勸懲之法而觀示四方見報之尤不可以或爽也不然以德報怨則民無所懲而夌悖肆弱至于不振但非人所甚惡故其仁厚猶足以免其身若以怨報德則不特民無所勸而拂人之性于是為疾災必逮其身直為刑僇之民矣所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者也又引孔子之言寬身之仁族元宵是也刑僇之民夏桀商紂是也

右第十一章承上報者天下之利而言以德報德仁也以怨報怨義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無欲而好不待有所勸無畏而惡不待有所懲如是者天下一人而已豈可槩望之民哉故議道自已必求至于安仁之域而置法以民必使之有所勸有所懲也

右第十二章承上仁者天下之表而言議道自已所以仁其身置法以民亦所以誘進天下于仁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人之所盡故有其事雖仁而意所從來不盡然皆有意亦為仁而心之所安不在是者則其仁猶未可知過者人之所避有事實過而揆之理而正陶之心而安則出于其心之誠而非有為而為可知矣安仁者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利仁者好仁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者也安仁則仁在己利仁則深知仁

之可好而不仁之可惡亦將有得于已若夫強仁則必實不知仁之可好與夫不仁之可惡特以畏罪而不敢爲不仁耳是三者之所爲皆在于仁疑若功之同者而畏罪者之心則猶未可知其情異也○按論語言觀過知仁朋過之中亦可見仁耳非謂必求之過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諸子述聖言而失其本旨類如此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此下記者之言言仁道本一如人之有左右而人之右每順而易左每逆而難仁出于人心之自然道立于義理之當然其順逆難易亦有如此者安仁之人道在于身隨其心之所欲無非道所當然則即仁即道即人即義而左右合矣若夫利仁之人或爲好仁者則慈祥之意多而不足于義人見其親不見其尊或爲惡不仁者則嚴毅之氣勝而不足于仁道人見其尊不見其親人是人而義是義未能遽合也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陳據至道三句

故上爲有至有義有考就上文知不然故從原本○言道者左也仁不若仁者右之安而亦有至者焉始于勉終即于安也道者義也厭不若仁者人之順而更有考者焉未能利用爲其欲也人至則已即于安以普養人包含徧覆故可以正義則爲其利獨理而行爲人表率故可以伯于于者道斷因强仁者其仁未可知然竝效于畏罪則亦可以爲無失矣

右第十三節 此上義者天下之制而言利仁者能以義自制强仁者亦制于義而不敢爲非也至于道有至則由義以進于仁義有考則畏義而不敢入于不仁是置法以民者亦莫非所以爲仁也○此爲第二支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鄭本有武王烝哉句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詩今作躬皇作遑。○仁之理無所不統而就取者言則或多或少乃見其有數也安仁者仁而已矣利仁強仁者則資乎義以取仁而取之者又有長短小大焉王道者由利仁以進乎安仁之之域其取之者大而長者道者未能利仁而始為強仁之事其取之者小而短進乎安仁則中心憯怛隨其所遇而愛自形仁在于我自及乎人也勉為強仁則倣法而行效號與罪是資乎仁以治己初非有得于己也詩大雅有替之篇仕事燕安也翼覆蔽之意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事乎謀及其孫以安庇其子此武王之事也引以證中心憯怛其為仁大所及亦長之意國風邶谷風之篇言我今日之事猶有不及謀者遑恤後世乎引以證效法而行其為仁小所及亦短之意

右第十四章。此又因上章而言見利仁強仁之事背所以為仁而其數自別也其下四章又

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其器可謂重矣終身由之而不能盡其道可謂遠矣非宏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是天下取數之多誠莫如仁也如是而欲以身備之至死不懈不亦難乎然此乃義之盡也以此自責則可若槩以此度之人則人之能至此者寡矣幾無一人可與于仁不若以人所可能者望人曰能如是亦足爲賢而人亦鼓舞而思有以自見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右第十五章此承上仁有數而言見任重道遠者君子之所以仁其身以人望人者君子之

所以誘進天下于仁亦前章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之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鄉鄉道俛勉道○中心安仁則仁者也故不可多見其次則在自勉而已大雅烝民之篇仲山甫宜王民獎侯宮也言德在人人宜乎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謀度其能舉者仲山甫一人而又自憾其不能有以相助引以証其為器重之意小雅車舝之篇言高山為人所仰大道為人所行大子讀詩而嘆其好仁言鄉道而行至于中道其力已竭猶不敢自終於行死而後已引以証其為進道之意如此則雖曰於丁利仁終必至于安仁也

右第十六章。承上器重道遠而言見仁難難能而勉之則可至此利仁之極幾于安者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信近情王石梁曰當作情近信○首一句孔子之言人人下記者語也言可好者莫加仁而不仁者多皆失其所好則有志于仁即不能無過其過亦易辭也又引子言仁與禮信皆性之德而具于心苟未能然而恭不侮人亦近于禮儉不奪人亦近于仁情不欺人亦近于信矣記者言人于此三者敬以行之務自盡于己又謙以行之不敢上于人則有過亦必不甚故易辭也又反覆詠嘆之言天下惟傲者多闕屑于人而恭必寡過偽者必致疑于人而情則可信肆則常求于物而儉則易容以此則可以得其所好而失亦鮮

也詩大雅抑之篇其積厚下而累之則日高也恭足以爲德之基而儉與情亦可知已蓋仁雖難能而恭儉情三者亦所由至于仁之道也

右第十七章此承上言仁雖難能而爲之則有其基此利仁之未至于安而能自立者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制行之行去聲呂云移當讀爲侈今如字○首二句孔子之言今見大戴禮餘皆記者辭也唯君子能之則不可槩責之人人矣若以己之所能病人人所必不能者愧人則責

之太過而人從則其難是絕人于善故君子不爲也且夫人之勸勉每必于其可能人之愧恥每生于其可能而不能故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已之所能制之而但就凡之可能者制之使之勸勉使之愧恥則衆人立敎之言行矣結者開之使不忘移者遷之使不登極者推逐而偕至禮節而信結者敎之實其容貌衣服者敎之方文使其同類並驅而爭先以爲敎之助如此則其勸勉愧恥之心自有所不能已此聖人之循循善誘而使天下同歸于仁也小雅彼何人斯之篇可能而不能則俯愧人仰畏天愧恥生而勸勉自不容不切矣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

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記詩作其○申上文言服君子之服則必不可輕假跳躍而文以君子之容是所謂衣服以移之也有其容則必不可誑笑敖而文以君子之辭是所謂容貌以文之也外有其辭則必思內有其德是信以結之內有其德文必思外善其行則禮以節之至于禮節則不惟言之且實行之矣而使之如此者乃在衣服以移之始是故衣服乃使勸之勉愧恥之妙也君子服衰絰則容貌必衰服端冕則容貌必敬服甲胄則容貌必武皆服其服必有其容也則服君子之服能不文以君子之容哉恥服其服而無其容而無其辭無其德無其行之恥相追而至集矣詩曹風候人之篇鵜水鳥不當在梁以比小人不當居君子之位彼候人而服亦芾其不稱不可恥乎則服其服而無其辭無其德無其行之恥必也又反覆以申衣服以移之之妙

右第十八章承上言仁雖難能而君子之誘進人者固有其道不特使之畏罪已也此亦謂

仁之事而亦庶人利仁之咸矣○此爲第三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人皆如賤之事上而不知貴亦有所事貴莫貴於天子而其事上上帝也且必親耕以供粢盛秬鬯焉夫然後義明于上而天子有事諸侯必勤以輔之凡大夫以下莫不各勤其事也

右第十九章自此以下皆以下事上明君子之義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凱詩作豈弟同○厚猶至也役用也有庇民之大德可以君民矣而猶不敢有君民之心是愛敬其君之至故曰仁之厚也統而言之則曰仁分而言之則愛曰仁敬曰禮仁存心本無可見而恭儉敬讓則所以用之而見諸行事之實言其恭則不以功能濟人而自尚其事不以人多歸已而自言其身言其儉則不以位爲樂而卑處其卑不以厚祿爲欲而辭處其貌言其讓則于賢必推之使進尊卑已而尊人言其信則小心以事君唯恐失君臣之義役仁役禮如此凡以求吾心理之至是而已若夫得失皆天命也聽之而已何容心哉詩大雅旱麓之篇凱樂弟易回邪也

條枚茂寄無心于豈弟而葛藟自施之君子凱弟樂心于百福而百福自歸之引以証君子惟役仁役禮而得失皆聽大命之意況近禮近仁也古之聖人若舜好生之德禹之祗台德先文之怙自西自北公之勤施四方非皆有君民之大德乎然舜之讓德禹之祗不文之服事公之孫膚非皆有事君之小心乎詩小雅大明之篇文王惟以翼翼之小心事君而上帝自與之以多福即至于方國之受亦以德受之而非有求福之回也舉文而舜禹公可知

右第二十章言必如舜禹文王周公乃為人道之極也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

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覬張子作意或曰善也○謂以尊顯人之美然不悉數其善惟節取其一善之大者從之恥名之過乎實也夫子論諡若此然則人豈可名過哉故君子之有非也不爲夸大而求處情實不爲高奇而求處篤厚不敢開抑賢士而以身下之自卑如此宜集稱矣然不伐不矜而功名莫尚者故民自尊之也又言夫子言后稷豈爭當手足之力可及而后稷不以大功自處但言吾不過便君民事而已君子之自卑固如此也

右第二十一章 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爲義者止此○此爲第四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

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說音悅樂音洛○首二句夫子之言其所謂仁統全體記者述之則專以君道言也詩大雅泂之篇凱如凱旋之凱強發而喜樂也強教肅之以禮說安和之以恩說安則樂而齊以強教故不荒頹故則有親而濟以說安故又規此君子修之政以及民者也威莊嚴之形而安則嚴而泰孝慈樂之實而敬則和和而無疚又君子修之身以御民者也君子出乎身加乎民無往不被父母之道故民亦以父尊之以母親之也然非實有剛柔不偏陰陽合撰之至德而講寬嚴並濟之法則過非而調之其失且有偏而甚者此仁之所以難而不日預養其德不中和者誠不可以已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

而不褻水懦弱易玩火猛烈難犯土即地也天遠而地近命造化之可見所神之至而伸者命自無而有鬼自有而無命明而鬼幽命主生而鬼主死也極言尊親之難兼而仁之難盡如此

右第二十二章自此以下皆以上之治下明君子之仁○亦以申前仁義厚薄之意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惷音蠢愚按從惷無義當作憃與惛憃通[illegible]

訓愚如字○命即之本然者尊命但[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
然而無所勉強○尊神遠其變化鼓舞之力尊鬼尊其[illegible]物
成儀之則一由命而附之一由命而明之皆所以尊命而
所尚異也惷動也惷而愚任天而動機智不生也木上疎
曰喬言其矜立無與也木末雕曰朴言其純質無飾也野
與不文則忠之過而入于鄙俗矣蕩知之過索隱而不安
行習之常故不識勝行之過氣矜而漸入詭僻之途故無
恥則質之變而入于欺詐矣賞用爵列如九命罰用爵列
如八議之類刑使捉之直文矯備之形賊鉤深致遠而聚
性倍人情蔽則昧乎天理之本然也至此則文又極其弊矣
三代之治因時救弊而其弊又即生于所救之
中所賴繼起之聖人善于補救而不失其平耳

右第二十三節

歷言盡仁之難以起下二十七章之意下三章放此○王石梁曰未敢信

為孔子之言然刪記者皆七十子之徒記述聖言
而未得聖人之意類多語病則有之若謂偽撰而
托之聖人則亦太誣之矣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敎令不煩也求備責之詳大望責之厚即所謂責辭也夏道近人故民亦親其上而不厭至殷則敎之者詳求備于民矣然上之制禮未密而民亦易從不見其强也至周則民之情益蕩而上之制禮益詳有似下强之者然皆因人心自具之理而爲之節文未嘗瀆亂其神也風氣日開而日漓故立法亦遞加而遞詳至周而刑賞之制皆詳悉而無以復加矣秦漢以降棄禮而專求之刑罰刑愈煩法愈密上下相遁不并其神而瀆亂之乎

右第二十四章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虞夏不求備不大望故寡怨於民殷周皆因世道之敝而矯之然未瀆禮未瀆神皆非有求勝其敝之心也蓋一有勝其敝之心則此勝

之心已與民爲隔而不足以救矣哲讀
勝平聲謂殷周立法其敝甚多恐未是

右第二十五章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但質而文者勝爲之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各極其善者虞夏非無文特不求勝其質故見爲質而其質文足以副其質故質爲至殷周亦尚質但不求勝其文故見爲文而其質文止足以稱其質故文爲至也若如大古之質周末之文則偏勝而不足以爲至矣○先儒以書言五采施於五色是虞夏之文易言白賁无咎見殷周之質

右第二十六章皆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所授得其人也憯傷之切怛痛之深飢由己飢溺由己溺必水土平五穀熟而民生遂也忠盡其心利順其理遜於無教則我于民有未盡之心教不順其理之自然亦無以使民自得必敷五教敬以寬而民性復也如是則誠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夫人之安者或不足于敬威者或不足于愛富人以財則與之未必敬惠有所澤則施之未必周而彌兼之以此所謂允執其中也其君子化于上之親而所尊者仁化于上之尊而所畏者義以義衡己則費亦恥之以仁及人則實亦輕之皆不私己而厚人也夫忠直者或至犯顏義勝者或多忤物文而至于浮

則性弱寬而至于縱則容姑而其將之君子皆無之此所謂民協於中也又引書言舜惟以德為威故忠利之教不至于厭怠以德為明故撫恤之愛不流於姑息而尊與親兼盡其道也或曰惟威者民皆畏之惟明者民皆喻之也亦通

右第二十七章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謂仁者止此言必如舜然後為君道之極也○此為第五支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先資其言明道以告君也吾明其道而君以吾道為可行然後拜受其職其不為輕進可知既受其職則必自致其身以求踐吾所言者其不為徒說又可知如是則吾責難于君君亦以是責難者責我上下交修也既言於前雖死不易

始終不變也如是則受祿非素餐而必不以尺位覆累矣

○應鏞曰古之爲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乎胸中至于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乎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非所已以求售如昔之自請自獻致命而無所恤也既敗悚然數語及說命三篇伊傅先資之言也有相之對燕昭之對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信於後無二不酬者後世幹倖信登壟之對孔明草廬之策亦庶幾焉

右第二十八章以下復以臣道言之前第四支所言臣道之概此所言臣道之常也君道不分二等若議道者也陽一而陰二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利者行之遠子言大言入則望大有濟于斯世小言入亦望小有濟于斯民而亂若述之則謂利及于人亦及于己而我之受祿亦

隨之側以小言受大祿則祿浮于功不可以濫受而以大言受小祿恐不能遂其展布亦不可以苟受也又引易大畜象辭為受祿之証或曰利即祿也○呂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一介之謹一官之治小利也諫行言聽斯利從之矣先儒以利為祿賞非也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人而望祿賞乃小人之道豈所以事君哉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乃君之所以報臣非臣所望於君也愚謂呂說甚正不可不知

右第二十九章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不下達責難於君也不尚辭積誠以感也非其人弗自不輕援以求進也詩小雅小明之篇靖共恭也言人能安靜恭敬而與正直之人則神聽之而以福祿與汝矣靜不尚辭也恭不下達也惟與正直之人則非其人弗自矣

右第三十章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諂諂同○呂大臨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曰諂懷祿固寵惟恐失之爲尸利○愚按不諫之爲貪利易見諫之爲諂難知明末陳啓新之流聖人早觀其情矣

右第三十一章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臣左右親近之臣貴贊君心於和順之地若冢宰掌黜陟之柄故貴正百官大臣三公九卿皆任天下之重故慮必周於四方其責先君德而次朝廷及天下宰亦大臣而任尤重故別言之

右第三十二章言臣當各盡其職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言諫正君之失陳揚君之非詩小雅隰桑之篇言心乎愛君者見君之瑕不直告之而但中心為之無日而忘者蓋欲格君之非又不欲揚君之失務為情誠以感悟而潛移默奪也○瑕三才曰龍逢比干之諫可不謂陳乎然非二臣之心也至于不得已也恐謂二子當其變此章論其常

右第三十三章

言愛君之心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難進進以禮也易退退以義也人人以[illegible]理自持則大賢上而小賢下位有序矣不然人有競進之心必至不肖進而賢者退豈不亂乎記者言賓主相見進遲而退速亦以預養是心乎禮義使不亂也

右第三十四章。言進退之節。

子曰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少儀。○量君之足以行吾道而入故無怨於君量己之足以勝其任而入故遠罪於己。

右第三十五章。因上難進而言。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違去也。去而猶滯是以去要利也。○呂大臨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不忍于父母之邦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王猶足用為善也然卒出境以去君子之義可知已。

右第三十六章。因上易退而言。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慎始不苟于進敬終不怠于官成

右第三十七章總言始終之節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晞孟曰在物者有命故可移在己者有義故不可奪○徐師曾曰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為趨避若使從君于昏則有義在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役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

右第三十八章言其節之堅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避通孰熟通

○食其祿必忠其事不可以臨難而避居其職必守其官不可以位卑自諉不然或避難或辭賤是處其位而不擅其事大亂君臣之義矣記者又申之言言聽計從不敢自侍而必擇應以從即已有去志而時與事有不可辭亦不可倖倖而失必熟應以從俟其事已終乃致仕而去蓋必去者義而不違去者仁故曰臣之厚也又引易言惟不事王侯乃可高尚其志耳可居其位而不履其事乎

右第三十九章因上不可使亂而言不特干名犯義謂之亂即苟免苟安亦亂也

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詩姜作彊賁作奔○天者理而已矣君命順理則君順天而臣順之君命逆理則君已逆天臣必逆之乃能以君順乎天也詩衛風鶉奔篇彊彊各有界域奔奔前後相追言鵲與鶉之相從亦以飛有[illegible]

行有後先之兹身以人之無良者我可以為君
而阿意以相順乎中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宜
因上熟慮而從而言蓋熟慮而從者必
右第四十章其事尚可委曲將順者也若逆命則斷
不可從矣○君所受命天也臣之受命于君亦天
也君御受命于天則不敢輕使其臣臣知從君之
天則亦不敢苟狥于君三代以下君驕臣諂以貌
用承以攻相御以術相取苟不知有天命者也而
君臣之大義亡矣深引夫子事君之
訓而終此意深哉○此為第六支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行枝葉說文器中空曰盡美于外而此中無有也求信者譬之木猶之木焉自根而幹而枝
而葉則木盡矣天下行道人敦實行則由愛敬之心而發
于中為枝為葉其暢茂條達行不容已也天下無道人無
實行以矯偽之心而發于言為枝為葉其繁蕪潤飾亦悉
然可觀也此誠偽之分而世道人心迥乎殊矣原辭者不

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諄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此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亦通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下記者之言賻之餽之館之即行也不能而但問之是以口惠而實不至矣如水言其淡如醴言其甘此以辭不以辭之分也行至故成行不至故壞詩小雅巧言之篇餤食之進也其言孔甘如食之美然而其行則爲亂之招也不終壞乎○翔曰淡則餘不盡之味甘則美先盡矣

右第四十一章此以下皆以交際言之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衣食皆夫欲說者稅○以言與人曰譽口與之而實不至是不忠國風曹蜉蝣篇言我憂子之無歸也其于我歸息乎是不私以口與人也

右第四十二章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諾者許之已者却之始而却之雖不免致怨然終不害為信若始諾之而終負之其責大矣故君子不輕諾也國風衛氓之篇晏晏情之容貌旦旦許之明其誠如此似乎可信然而不思復此言也躁言

之不思而輕爲是諾何如己之而不諾哉引以証譽有己怨之意

右第四十三章 三章析以言言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欺人以所不見若子之恥也

右第四十四章 一章以貌言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巧陳作考今從之○情相接之謂然者考成也謂自驗其實情而信則不以色親人辭而考則不以辭盜人不以口禦人而實亦至矣○王不求謂孔子惡巧言此次非孔子語毛奇齡謂善工曰巧讀上聲俗工曰巧讀去聲按詩書論語皆無訓善上者

右第四十五章 此通結上四章○此爲第七支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褻也不犯日月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四立迎祀五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日月有定他祭祀卜日不可犯此一定之月日也不違卜筮既占得吉當即用之不可又違其日也卜筮不相褻天子諸侯之祭用卜大夫士用筮皆聽于一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大事如南北郊小事如五祀時享無時日名不可犯有時日者記者以中不犯日月之意外事若類祀山川內事若宗廟剛日若甲丙戊庚壬柔日若乙丁己辛癸卜吉即用以中不違卜筮之意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陳移不違龜筮何齊粢盛下謂三者皆卜非牲有卜禮樂粢盛無卜○時日既卜遂以牲於禮樂粢盛致其誠敬以交神明鬼神享

之，是以錫之福，而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則百姓亦賴其德，而無有怨惡矣。

右第四十六章。此下又舉敬事之大者言之，蓋以申第一支未盡之意。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詩作肇。○富者福也。福者備也。辭恭欲儉，無過望于神，其爲福也易矣。然神福之而祿及子孫，其爲福也不又備乎。孔子蓋誦詩生民篇而贊之，記者因以其詩實之。見庶無罪悔者，辭之恭；止求無罪悔者，欲之儉；而迄于今，則祿已及子孫矣。明子所云者指此。

右第四十七章。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老鬼神物能都

天則故其器可畏可敬而不可褻記者言是二者皆大人之器而龜尤重于筮故大子有守龜無守筮諸侯亦有龜而不敢此于天子但言有守筮也龜筮不敢以行故天子于近但川筮諸侯于國川筮若子道亦不敢以著行也降況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在他國亦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嫌于有異謀也亦通諸侯出行必卜所居之宮敢不出敢反以龜行要亦非貸慎也天子巡守必處諸侯之大廟行於汏無為用卜矣

右第四十八章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祭器簠簋尊彝之屬資享用之事者加神明也一句孔子之言孔曰事君諸侯于天子事長亦國子大國卜之而用祭器以享與事鬼神同則其敬可知民則而不瀆于民民亦敎其君而不褻其上矣

右第四十九章　古人重卜筮非惑于鬼神也不敢自恃其聰明而必受命于天也後世不能自盡其德以至于神明而惟蓍龜是問則蓍[illegible]惑焉而已○此爲第八支第一支言敬而此復言誠故者君子之學始終一敬也一于敬則爲上爲下治幽治明無所不當而所謂仁義禮一以貫之矣

禮記卷十之一　終

任啟運章句

坊記 孔本第三十石本第三十三今定爲三十六○坊所以止水陳澔曰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遏水之流愚按上篇言表示人所當從此篇言坊示人所當戒其文雖述夫子語亦以已語參錯成文如表記也程子疑爲董仲舒賈誼輩所作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首二句孔子語見大戴記記者述孔子語以見名篇所取義坊民以下則記者所自云也人生而有欲亦生而有欲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者日消而不覺危者日縱而不知故人之欲無涯而求逐其欲者每苦于不足此貪妄之心所爲濫決四出而不可禦也德所以得于天之性禮則天理之節文也因其情之自然而制之以禮則可以得其情之所安而

性不至于蕩滅所謂禮以坊德也如是而猶有縱欲無節者則刑以威之使知所懼而不敢肆則刑以坊淫所以濟禮之不足也即提于刑而未忘于欲則欲羨畔援之意猶在故又告以富貴貧賤皆有命在而非我所能為則或知其無益而遂止此命以坊欲又所以濟刑禮之不及也

右第一章此一篇之大旨下皆承坊民之意而推言之坊民之道有德有刑有命而後推言禮者生民有欲惟禮可以制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而命亦聖人所罕言也然則言禮而刑與命已在其中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約氣歉驕氣盈盜取

非其有亂則越禮而犯分也聖人禮以制之不拂其情而
與之以節富不足驕若家富不過百乘貧不至約若一夫
受田百畝貴不慊于上若卿大夫士
各有限制不得踰分而求快足也

右第二章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
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
樂者自忘其貧好
樂則知性分自有可樂而欲求得之不富以貧而約也有
好禮者自忘其富好禮則知品節必不可越而務遵守之不有
富以富而驕也尚德者自不見已之有衆以寧則知衆之
不足恃而不敢以衆暴寡也三者已非德之至極而猶不
多見蓋深歎之之詞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且有甘心
荼毒者安望其好樂好禮而以寧乎聖人制禮坊民家國

有等而猶有畔背觸國者況無禮乎正以見世道之漓人心之險而禮之不可一日以已也○按論語言貧而樂此增一好字與下句爲對而深淺迥別則不特記者所自撰未必悉當即每章自述聖言而失其旨者亦多矣

右第三章 皆申首章之旨爲第一支禮之所坊者多矣而此二章專言貧富以富貴爲人大欲所存也自此以下分二大支一言辨上下一言別內外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疑如陰疑于陽既盛而相似微若履霜之初方始而可危章之別之則疑者辨微者著矣位謂班列之上下三者皆所以章別之也

右第四章 言禮所以辨上下其下又雜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

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作渴□家無二主夫孩于夫庶統于適也餘無二上若官有冢宰皆有十明師有元阿席有長賓皆是也春秋之法諸侯請謚于天子則葬以謚係爵若祭桓侯不請謚則葬從其臣民之辭若齊桓公皆文公楚越僭王若書葬從其士則無異于天子故不書葬也諸侯大夫士遞相君臣然諸侯稱君不稱天大夫稱主不稱君為嫌也盍旦之鳥夜鳴求旦人尚惡之况居下而僭上下

右第九章承章疑別微而言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君之路車出有陪乘同姓皆先君之後而同車

則疑弒君故不同車異姓無疑矣而猶不同服總以示民不嫌也春秋時弒君而代其位多出同姓故尤謹之○鄭氏曰惟在軍則同車同服

右第六章亦上章之意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君子審富貴故有辭安貧賤故不辭君子固不以大言受小祿然終不若祿過于我才德之可恥也

右第七章承上有所讓而言下七章皆此意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惡酒肉之不美者古人坐有上下杯之別一食而老少異饌教尚齒也一坐而上下異位教尊貴也進爵必讓恐怨去君不遠也詩小雅角弓之篇言民之無良者其相怨皆止知有己不知有人皆位而貪進矣夫上以讓教民猶犯之況受爵不讓不以身教乎亦終必亡而已矣引以証也君之意

右第八章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莫尊于君而已之君獨爲之謙則在已者無所不謙可知已

右第九章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

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詩者作坊○利賞也賞無定數祿有常額臣有為國難而死因國難而亡君有恩賜必先及其家厚之道也偝偝死託託生詩邶燕燕之篇莊姜言莊公既死戴嬀當大歸之時猶以先君之思勉我引以証不偝死之意號無告生無可託但悲號而無與訴也

右第十章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有德之人而不吝其祿尚有才之士而不惜其車則民皆勉于才德矣約言一朝服之不為口惠也先言口雖許之而實不與若宋祖以使相許曹彬是也

右第十一章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人君每施一政必斟酌于民言則上之施公乎周徧而民亦戴之如天矣不然上違民欲則上犯理而下逆上令則下亂政豈不胥失之哉信心之實讓心之虛實心爲民而又不敢自是則上信者民必不敢欺上讓者民必不敢抗而戴之如入見報禮之重也詩大雅板之篇引以証上酌民言之意

右第十二章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

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
成之詩緜作體度作宅○不爭不以已爲是也爭在事怨
在心爭起于怨不爭則無其事怨亡幷無其心讓善
讓其美于人更不止無怨也上詩衡城之篇下詩大雅文
王有聲之篇無咎已之緜度鎬王之功而皆歸美于卜筮
善則稱神與
稱人一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
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
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祭義○申上兩引詩之義見善則稱人非徒口議也上易
謂易書下易謂掌易之人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而易悉
載之而出是聖人建之以示人也故當卜筮之時雖以天
子之明知尚不敢自決而必聽命于天其嚴恭寅畏之意
實有與天通則夫善則稱人其虛懷下善之意亦實有與
人通者而非備退讓之虛辭也○應鏞曰易書也抱龜人也

也易之道不可用故不北面而南面臣之位不敢踰故不曰人直曰易遇按此知古之卜龜亦用易特今亡其術謂易止可用之筮耳孔子贊易不曰以卜筮者尚其占乎

右第十三章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梅賾書君作后此作斯○作忠臣忠而民亦知尊君也君陳鄭云周公次

子按竹書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邑十一年公薨于豐王命周平公尹東郊書伯禽君陳皆與成王同學四年伯禽就封于魯繼公之定命此君陳繼公之治洛也其後世爲周公祭沈曰言切于事爲謀合于道爲猷良以德言顯以名言蓋君陳與王最親起居服食左右皆其所同故言如此此成王舉其舊補以明其賢非謂臣道盡當然也撫圖

將人臣咸若舜何失其親矣記者引之以証善則稱君之意

右第十四章 以上多言君臣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証善則稱親之意

右第十五章 以下多言父子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弛解而去之即改之之意敬其美志必繼之事必述之也論語亦子言而別稱者見已所述多得之傳聞不若論語爲親受業門人所記

示譏也。高宗，逸書篇名，鄭疑即高宗之訓，今見周書無逸篇者，讙作祈蕬。高宗之父小乙，在諒闇中，主事必多可改而未改者，高宗三年之內，絕不言其當改，三年之外乃言及之，人既喜其能改，又嘉其不遽改也。讙，悅也。

右第十六章 因上章則稱親而言見過則當改之而特不可遽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念當作怠○規命所當從，則從之而不敢怠，所謂敬其美也；有不可從，則幾諫以望其改，而不敢倦，所以弛其過也。其甚至親於過而或加以責讓，亦起孝起敬而不敢怨。凡以求諭親于道而已。詩大雅既醉之篇，見孝子之孝無有止息之時也。

右第十七章 因上弛親過而言甘受其勞而必望其改，斯其過必有大焉而不可曲從者矣。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禮父之黨四母之黨三皆父母所愛也睦之則父母之心悅故可謂孝因是睦之之心而設合之之禮若所謂以速諸父以速諸舅也詩小雅角弓篇兄弟本出一人之身故能孝者必友而其心綽綽寬裕卽推之而徧睦父母之黨不難也若不孝者于兄弟且交相病矣況其黨也哉

右第十八章因上不匱而言此愛之所推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車賤故可假衣貴故不可假敬父之執友如父以廣孝也

右第十九章此敬之所推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

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小人能養不能敬君子之所以異于小人憫其敬也受爵且不敢同于父而必辭之君況其他乎書逸書今見太甲篇辟法也忝辱也古者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皆稱辟以爲效法所在不敢不敬也君于父而不敬則出父而上不以辱其祖乎蓋非孝則無可推也○按上半節即答子游問孝語而文異知所引述多非本文蓋論語犬馬即小人之比馬周疏所云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也

右第二十章心于敬親者無往非敬如此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不稱老不敢自以爲父也不言慈不敢以父道自居也戲者若已猶孩赤然欲親之樂不歎恐使親憂也

右第二十一章心于愛親者無往非愛如此皆因不匱而言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上老老而民興孝理之常也乃上之人不推其事親孝至死而猶立尸以象之立主以依之由修廟以奉主敬祀以奉尸教民不忘至矣而猶有忘者何哉或曰敬老謂養老之禮亦通

右第二十二章又因則民作孝而言

子曰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用祭器見表記禮主于敬不以物薄而廢不以物豐而後試觀饋食有祼不祼之殊則將有祭不祭之異甚至有以不敬而不食者是所重在敬不在物之菲與美也易既濟九五爻辭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論祭之薄者竹書紂六年文王初禴于畢易言祭之盛不如薄者之獲福是不以菲廢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醉者酒而飽者德是不以美沒也敬則義可受不敬則物雖美亦利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 因言禮而類及之此一章賓主饗食之禮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

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承奉也室戶內諸酒俱詳禮運注猶貪也味薄者近厚者
遠所以教民不貪于味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故尸飲
三然後主人獻賓此大夫士禮若天子則尸飲七矣祥祭
杭上飲多而下飲少所以示民有等祭畢宴同姓于寢所
以教民睦族夫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堂下者又觀堂上之
禮則所以示民教民者可不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言賓
主無不中禮以明室中堂
上堂下無不可觀之意

右第二十四章言祭禮

子云祭禮毎進以讓喪禮毎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
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庭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

卒哭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言實欲遠而不遠遠爲禮之節以形送死即遠而不遠遠且遠而終不假爲情之厚也徐伯魯分下子云別爲一章按檀弓所述事明孔子從殷者多此斷指反哭一事餘詳檀弓

右第二十五章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既葬反哭猶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不忍代父爲主也既即位封內三年稱子不稱君不忍代父爲主也魯史官聞晉奚齊之弒在獻公未葬時尸柩猶在故稱君之子卓子之弒在獻公既葬後即稱君此國史之體而在君子必沒喪乃稱君者公羊子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始終之義不可一年兩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愚按孟子堯舜崩皆三年之喪畢猶避位天下民歸之乃即位故竹書皆三年後於書元年不以職年無君爲嫌也至商乃于次年書即位矣至周乃益詳未葬稱子先君尸柩猶在也葬即稱君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此臣民之辭也在國史則逾年正月必書即位不論未葬及葬之久此始終之義也在嗣君則于封內三年稱子此孝子之心也孔子春秋三年內弒則稱君正名義也會盟則稱子存則隱也

右第二十六章二章言喪禮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

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在家有父兄在國有君長

其理則一而人于君不免貳心蓋猶父必無二而君可擇似不妨貳然者聖人立教使所以事父之孝事君事兄之弟事長所以示民不貳也故既有君則不可諫事他君唯如將出而祭從則可稱二君以上所事耳若既仕而又諫仕非貳心乎先王制禮君父同三年惟正見孝以事君其理本一無可疑耳子之於父不敢有所擅不敢有所私臣之於君不敢自爲上不敢有其家無往不然若正以見親不可忘卽君不可貳也鄭訓君子爲人君之子貳君爲君之別貳下辭稱君之貳衆若左傳其上貳用也似與上下文不合

右第二十七章前言君臣父子詳矣此合言之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鄭本無辭而後三字或有之今按有之爲是今易作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疑本作則利有攸往凶彼脫凶字而此引之亦畧也○禮相見之禮既見乃用幣是禮先于幣若朝聘之執圭時爲禮及享始用幣帛也辭謂行禮之辭請謂欲利之情君子先財而後禮不用其辭而惟任其欲則民將惟知有利而至于爭奪矣故君子于執贄請見若不見則不視其贄見爲祿而贄爲利也易旡妄六二爻辭言農者必有耕與菑之事始能享穫與畬之利若不耕而望其穫不菑而欲其畬是無事而食其祿也旡妄之利能勿凶乎

右第二十八章

文因敘祿申言之言下之不虛取于上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詩尚有此有滯穗彼有不穫穉二句此疑文闕也○詩小雅大田篇刈禾而盈把曰秉不成把曰穧有餘而不盡取與嫠寡共之引以証不盡利遺民之意仕已食祿不當又稼田已獲獸不當復漁食取物之新不當更求物之貴大夫食用少牢士用犬豕庶人獲獸食其肉寢其皮大夫士當各有所餘以遺民也詩衛谷風之篇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但食其莖則根之所發彌多而有以遺民斯根食之則利盡矣上不盡利則尚德之名昭而享其利者願為之死可專利以失民乎

右第二十九章言上之不讒取于下也○自四章至此皆以明上下之分為第二支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末二句舊在詩上今從陳澔本伐柯齊風作析薪又豳風亦有此四句但無爾之字○前言刑以防淫此言禮者刑禁于已然禮防于未然也人之大欲男女為甚故特言之詩齊風南山之篇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則尚之以禮而夫婦有別矣

右第三十章言禮所以別內外其下又雜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春秋大例如取齊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死則曰夫人姜氏薨昭公娶吳為同姓故于其至但曰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死書其字曰孟子不書夫人姬氏薨也今春秋無夫人至自吳之文蓋仲尼削之

右第三十一章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陽一作陽繆一作穆○祭至酳尸尸酢主婦男女得以交爵禮殷無嫌也大饗主享同姓及二王後后以瑤爵酢[illegible]也亞祼敬賓如事神也異姓自侯伯以下則宗伯攝之[illegible]侯相饗同姓夫人親獻異姓使人攝之或曰陽穆之[illegible]國名或曰進禮好內曰燭名與實爽曰繆而侯蓋同姓之國[illegible]

侯享陽侯其夫人美陽侯遂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後各國以爲審雖同姓亦使人攝而夫人亞祼之禮于是乎遂廢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避遠以避嫌故遠之

右第三十三章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嫁

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首句夫子之言好德如好色誠也好德則遠色矣無色如漁者之取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禮諸侯不取國中卿大夫士之女上荒于色則下民化之而縱欲亂常人道之紀于是乎絕矣故遠色乃所以立民之紀也餘並見曲禮

右第三十四章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禮婦謂夫之父母曰舅姑夫謂婦之父母曰外舅外姑此舅姑女之父母也承奉也子郎女也劉向曰親迎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以屨二兩加東脩夫人文琮取一兩屨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女手授夫于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母于堂蓋女以從夫為正故親迎御承子

校之教以不敢違之義也時俗廢有親迎而婦不至者故記者歎之

右第三十五章自三十一章至此皆以別內外之辨爲第三支

禮記卷十之二 終

禮記卷十之三

任啟運章句

緇衣 孔本第三十三芮本第三十二今定爲第三十七○漢劉巘王云緇衣篇公孫尼子撰以所言多好惡之旨故以緇衣名篇其引子言與己語參錯成文亦猶表記坊記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易事上之志達乎下易知下之情通乎上惟上易事故下易知易知則上下一心而刑自不煩矣○劉氏彝曰上之好惡失其正喜怒失其常則上雖事下于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屏其忠而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倖免無所不爲則下難知此刑之所以煩也

右第一章 虛言之以起下章之意孔氏曰篇名緇衣而首章不及推君明乃能好賢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詩作邢○■衣鄭風首篇言此賢人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又將適子之館倪還又授子以粲好之無已也巷伯小雅篇名言取此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亦惡之而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亦惡之而不受惟投畀昊天則殛其罪耳惡之無窮也上之好賢如緇衣則下成抑于善之可慕不必爵賞之頻加而自勉于雖厚上之惡惡如巷伯則下成林于惡之不可為并不必刑罰之倚試而自生其提服也大雅文王之篇文王克明德慎罰其好惡無不公無不盡也人能法文王之好惡則萬邦自作孚者引以誠民作原咸服之意

右第二章

天下之物有善必有惡人之情有好必有惡皆自然之理也大學之格致所以明此好惡也誠意所以實此好惡也正心所以端此好惡使無不中也節至于天下平亦推此好惡以盡其極耳不然意之不誠則為慢為遏知之不真且有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愈堅而愈辟者故大學言

好惡嚴詳而其道必自格致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慈通孫遜同命名刑作釁○格去不正以歸于正也遯逃避也遯者免之意即所謂免而無恥也論語未詳至矣故君民下記者之詞慈信恭三者存之心即爲德其行之有品節隆殺即禮也親遜不倍即格也德禮之效至于如此則國之祚有長世可知甫刑即呂刑苗民九黎凡國法蚩尤之惡顓頊誅之分其子孫爲三高辛之末復爲惡堯與誅之其存者猶不悛舜又竄之三苗之君不導民以善故民皆習于惡君不反身修德而作刑明

椓黥與死五虐之法以威民是以民與胥漸泯泯棼棼而舜遂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也末二句記者約呂刑語攺刑之效至于如此君民者宜知所法鑒矣

右第三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下三句記者語表正則正表邪則邪

右第四章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

下土之式。謂教化浹洽而無不仁也上詩小雅節南山篇下詩大雅下武篇記者言子所云以仁遂者豈必無一人之不仁哉蓋民之所瞻惟在于上故一人有善則人皆傚之上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則下土自從而式之故爲仁而百姓遂無不仁也

右第五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說悅同梏古覺切詩作覺○爭先人言向之者衆而相競也章志好惡之公可共見貞教好惡之正可共決記者言上之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道民之心感愛百姓而百姓亦知上好在仁爭從事于仁以說其上矣詩大雅抑之篇梏大而直也爲民之表者大而直則德行在我四國自從之陳云當依詩作覺能自明其德

亦通

右第六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綍紼同諐詩作愆○單曰絲比曰綸綸小綍大黃氏曰王言一出民所則效其端甚微其末甚大記者謂不惟王者凡有位者皆然游言若高言而無實之言君子庸言之謹庸行之信祗在人倫日用之常若一求高則危而不安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可成祗敗常亂俗而已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引以証謹言行之意行謹而言可知○晉人清言其禍至于神州陸沉游言之不可倡也如是

右第七章仁者心之德而爲仁未有不自謹言行入者孔子告顔淵爲仁曰非禮勿言勿動勿視聽繫易曰庸言之謹庸行之信閑邪存其誠孟子告齊交堯桀之分亦止服言行三者故下三章以言行衣服言之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行去聲○關道勸誘必稽夫言若欲禁人不爲則必身自不爲而後人信從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又言言必則其可復言慮其所終行不可有所偏言稽其所敝謹言愼行如此則民亦化之上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君子道人以言則必先自愼其言禁人以行則必先自愼其行而出話之愼威儀之敬又不外乎一心之敬焉人如文王宗緝續其明德之功內無不敬而言與行

自各得其所止矣此明德之功即新民之本也

右第八章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行鄭讀夫豪朱子如字今從鄭○衣服不貳所服皆法服也從容于禮法之內而又有常安而且久也加是則上之德壹矣以齊其民民德壹又有不壹者哉詩小雅彼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記者引詩以証言狐裘黃黃則衣服不貳矣其容不遷其言有法其行必歸于忠信則從容有常矣又承上二章言行而言

右第九章

以上言為君之道當正其好惡而好惡之正又在能仁其身言行衣服無一不敬乃所以仁其身者也自此以下又反覆推明之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鄭云當作誥後同○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望其容巳知其心臣之奉職終始如一故述其來即知其志此上下所以相得絕無疑惑于其間也尹吉逸書篇名史記湯黜夏命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若言君臣之德半合爲一從今其文見傳者咸有一德篇記若引以証不疑不惑之意詩書鳴鳩篇言威儀之著于外一無差忒引以証可望而知可述而志之意

右第十章此承首章而推言之前爲下稱言臣民此獨言臣者臣之于君較民倍切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是朝廷百官尤四方萬民之則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陳改義作善癉作非〇皇氏曰義善癉病也人性本厚旌其性則厚矣于義者勸之貴之于惡者惡之剝之所以示民厚也如是則民必不貳于惡矣詩小雅小明篇君子之所以靖共其職者惟正直之人是好也章在義則必癉在惡矣

右第十一章此承第二第三章而推言之下二章亦此意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儀鄭讀為義如字〇疑善惡不

明所好者未必善所惡者未必惡也雖知匿倚飾致收懲
高論以欺君也詞者言君能章好慎惡無私而審斷不忍
偏任不為兩可則上不疑而民衆著于善之必當為惡之
必當去矣臣正身以正君其身有可象之衍不徒為諫諍
之辭且不援君所必不能及者以類君學君所必不能知
者以煩君則下不難知而君亦喜于陳善之有方不言于
責難之生畏矣上詩大雅仮之篇不收斥君故听上亦板
板反也人君好惡反常則民甚病上疑而百姓惑之證也
下詩小雅巧言篇人臣不止于敬則
王必病下難知而君長勞之證也

右第十二章

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
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
播刑之不迪甫刑無不字實為衍文○刑賞鼓厲之大權政之行教之成全賴于此而可忽乎記者申

之言惟罰及罪人故不足勸刑及無辜故不足恥上之人
斷不可忽也康誥甫刑皆周書迪道也上敬于刑則刑不
褻而又陳典以迪下未刑之先則民知
被刑之可恥矣舉刑罰而爵祿可見

右第十三章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葉當作祭○大臣不親則京褻有所不能盡而百姓不寧此盡平門

君于大臣忠敬之必不足而但以富貴虛糜之故大臣不得治其職而左右之臣且比昵于君以排奪之也記者伸其意言民之治否視乎大臣大臣不可不敬大臣之安否由乎邇臣邇臣不可不慎必敬禮大臣慎選邇臣若宮正以下皆受命于冢宰則大臣之好惡邇臣先從之不待大臣為民之表即邇臣亦為民之道矣夫小臣之不得以謀大臣臣之不得以間近內臣之不得附外皆國家一定之體小不謀大則大臣不怨遠不言近則近臣不疾內不圖外則遠臣不蔽邇且不可使疾也況大臣可使以不親而怨乎祭公名謀父周公支孫別封于祭為穆王卿士顧命將死而告穆王語見逸周書稱詳楚說諸家說也引以証邇臣之不可比意

右第十四章此承第四第五第六章而推言之見不得君為民之表即大臣亦民之表不可不敬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

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鄭並讀逑朱子上逑下讐陳並讀讐今從鄭○大人以位言人非甚不仁未嘗不知所當賢所當賤乃明知其賢而畏而疎之明知其賤而暱而比之則民益與賢為疏與不肖為暱卽日教之亦何益乎詩小雅正月之篇執拘繫之意仇仇私暱之意求則而如不得亦如知其賢也而又與彼為仇與此為仇是親其所賤也亦不我力則終不親其所賢矣書之始恐弗見而終弗由者亦然

右第十五章以上忠敬不足而言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

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侵易於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易音異今書毋作無度上無厥字逭作逭孟子引作活鄭曰古本收今或作見侮者天作先○小人細民君子有位者也孔子言凡事無不以敬成以慢敗記者申之專重爾于民怠明于人言惴溺不能以自伸鄙心謂理義有利于已則趨之害于己則反之其向背無定也慎之則不至于溺矣引書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一有不慎則厥越其民之命而殺亡亦及于己必如虞人之于機既張而審

發之時再省其括之度而後釋不敢輕發也口易辱者則言不敢忽甲冑起兵則戒不敢輕衣裳必命有德則專嘉之笥于戈必討有罪則寧反之己誠以天之降禍猶或可逃己之造禍必無可避是以不敢不慎而又慎也夫民之治亂君臣皆有責焉而君為主伊尹宗言我自事西邑之見桀而天吸之尹幾及孫惟君能以忠信自終相亦有終耳不然及爾顛覆矣梅書改為先見謂見夏之先王夏禹少康也尹遠矣何從見之

右第十六章此承第七第八第九章而推言之見不特言行衣服當慎凡政事尤所當慎也○前六章皆言君當重其臣此又言君身尤重也首益切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

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雅梅書作牙資鄭讀至屬下句梅書作資屬上句下亦增一卷字祈祁通○子言君民一體而記者則專以化導言也心莊二句先中心體之相關下乃言君民之相關亦若此夫民以君爲心則君不可不正已以率民君以民爲體則君不可不愛民以全已詩逸詩先正先世之君能正已以正人者言明清而庶民生不自正而民勞則君不可不自正矣君雅爲告天寒暑而民且怨況君有失政乎則君不可不愛民矣

右第十七章 澍陝楊曰承上大人子民之意而言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臣之告君孰不以正然身者言之本身立于正而後言之則言信而君亦樂從不然身不正則于義或從或違而不壹其

發之言者與其行跡不相顧何
以望君之信而一出于義乎

右第十八章以上皆言君道此二章乃言臣道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
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
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
也詩也作兮○物猶實也格猶式也質正也謂擇其正者
方謂取正于人亦通志記也親之無厭倦也略約也君
子平日言必有實行必有法出以事君終身必行我所求
之志而不肯從道以事君所死亦不變生平所守之正而
賂不令之名也記者中之言所以然者因有道長乎日多
聞多志學已博矣又擇正者而守之親之則知益精知既
精矣又求約者而行之則行益慎此所以有物有格而終
不可奪也師衆虞慮也所衆慮之言無不合有物可知身

之成僞始終如一有格可知如此則必不可奪矣

右第十九章申上章之意陳本合為一章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正鄭讀作匹呂如字仇詩作逑○毒害也刑之則正不容並方夫子泛言君子小人之性情不同而記者述之則因其類之異而見君子所友之必正也鄉方皆類也好者正之類則惡者必不正之類遠近之人正與不正皆以君子之好惡定之無所復疑惑也詩周南關雎篇好善仇匹也言君子惟與善人為匹也

右第二十章此下三章皆以朋友言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賢所當好而以其貧賤而輕絕之惡所當惡而以其富貴而不敢遽絕是志在利而不顧道義矣詩大雅既醉篇言所賴乎朋友者相檢束以威儀耳豈以富貴貧賤異哉友以輔仁而但言威儀檢乎外即所以養其中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歸或作懷○留者戀而不絕去之意人以私惠加我而不合于道義則君子必不戀戀于此詩小雅鹿鳴篇言人之好我在示我以大道耳豈在區區小惠哉其不留之宜矣

右第二十二章陳澔曰好惡皆當循公道故君子于私惠弗留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

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詩作斁〇車之轍在車中衣之敝非一日而人皆見之以興言雖隱而必聞行雖久而必成也葛覃周南篇名証衣之必敝于敝而言行之必稽于誠可知已

右第二十三章以下揔一篇之意而此一節言愼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叚鄭義斩允也詩作允矣周田讀博士讀厭亂鄭讀割申觀鄭讀勸文王

梅作與王今並不從。言飾而夸則行之必難行飾而僞則言之亦然故言行必相顧也記者言君子寡于言而務于行則言行皆無所飾而民化之亦不得大其美而飾言以夸張小其惡而飾行以掩覆矣詩大雅抑之篇言之玷不可為言必寡矣小雅車攻篇君子之行為大成信已成矣君奭周書篇名周田謂民也文王之德化及于民故上帝于周田觀文王之德而遂集大命于其身是此時之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也按孔疏稱此為伏生所傳書今文改者也

右第二十四章言誠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

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傳書說命惡德下有惟其賢云云無民立而正亦一句純而作黷於是爲不敬作時謂遇欽事作禮易偵作貞。論語本言無恆之人雖賤役不可爲記者則謂無恆之人不可求占于卜筮也無恆之人忽作忽褻雖先知如蓍龜尚不能央其成敗況于人乎詩小旻之篇猶謀也無恆而屢卜則鬼神亦厭之而不告矣又引兌命言人而無恆是謂惡德爵之不及乃理所宜故民惟立而正事則爵將自至不然正事之不立而惟求之祭祀雖極其豐亦爲不敬蓋事不正是煩而亂也其事神也豈不難乎又引易恆卦爻詞言德不恆不惟所求不獲且行水之以羞者是無恆斷不可也然恆又有二道婦人之恆以順爲正夫子之恆制義爲正婦人之吉夫子之凶是無伯因不可而恆又貴于立正諸積非所宜爲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恆也。君子之學慎以始之恆以終之而敬則貫乎始終者也自治治

民要不外此此故篇末以此三者結之

禮記卷十之三終

孫男　慶同校字

禮記卷十之四　　　　任啓運章句

哀公問 孔本弟二十七戴本第三十四今定爲第三十八○大戴禮爲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爲一今仍小戴之目而別爲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大戴神下有明字○民所由生氣以成形理以成性人知無養則無以生而本知無禮且有生不如死者故曰民所由生禮爲

大也自郊社以及日月風雷所瀆事之有歷祀實崇標燎血祭之等故曰節位有尊卑故曰洗親有殺交有時故曰別治已治人皆待夫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君子以爲尊不亦宜哉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句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居節大戴作居處○王肅曰節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陳澔曰嗣傳續不絕之義君子知人所由生莫大乎禮則以禮自治必矣然禮者天理之自然人心所同具因百姓所能也君子即以百姓所能者教之其間有理之所同自天子至庶人不能違者其會也有分之所限自天子

至庶人不能越者其節也君子皆因之而不毀于是稱情立文制為品節使無太過亦無不及而禮之事成實然品節雖成而文物未具則猶不能繼之以至于久遠故又制為雕鏤之器文章黼黻之服以繼續之乃可以徧天下及後世而用于無窮也夫君子以自有之會節教百姓故人順之而又謀其所以祠喪葬則有三年期功緦麻之數祭祀則有鼎俎豕腊之陳宗廟則有七廟至一廟之等宗族則有一年四會食兩年一會食之差而後其節事昇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于無窮矣然文物之盛原以明理而達情苟因雕鏤文章黼黻之華而遂欲窮工極巧則反縱欲而失其所以為禮故干已之志居服食器用無不從節儉以爲不盡之利于民所以或豐或儉各適其宜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貨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

莫爲禮也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固者意之堅求盡民之財盡民之力而終不變也午猶逆也伐傷害之意取民必盡則與與民同利者異矣違逆衆心而害有道則與以所能敎而民順之異矣務逞其私而不問理之所任則與盡禮之節文而儉于自奉又異矣用民如此又何能行禮哉○莫叔暘曰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敖慢也伐齊伐邾是午其衆以伐人也止求自逞不以其道宜鼠食郊牛角桓僖兩廟災而莫能爲禮矣

右第一章言禮之切于人而行之亦在乎其人也○家語文多異今姑依此釋之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斂容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固鄙也敢無辭言豈敢無辭公曰敢問何

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家語無君之四句○君為正君之所為皆出于正也公曰敢問為正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為正一作為政非○物猶事也大倫正則庶亦從之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

本與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政以愛人爲大然愛而無節能無亂乎故禮爲大禮之品節雖爲而敬爲主故敬爲大父子君臣莫不當敬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三綱爲萬事根本而夫婦又三綱之本故尤以大昏爲大也夫夫婦之合其情易親而大昏之禮必冕而親迎若是其敬者蓋與起其敬正所以爲親也不然始于褻者必終于疏雖欲刑愛不可得矣夫弗愛則無以爲親不敬則無以爲正二者皆失然弗愛必由弗敬始此君子所以必興敬爲親也○湯三才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公年十四大孫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故孔子惓惓爲此言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此節舊在昔三代上朱子謂當在此直言朱子讀如字陳說朝廷○朱子曰治宗廟謂祭祀也配天地之神明

君在阼夫人在房與天地之大則生于東方生于西義相合也直言謂出政教記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也皆中上政之本之意案氏曰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亦通此乃由夫婦而及父子君臣宗廟父子相繼道言君臣同體而治之皆繫于夫婦物本也物恥綱紀之廢弛國恥體統之卑辱愿慚曰是時哀政衰弱哀公欲振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以此告之上節中敬為大此節申禮為大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然猶焉也親迎之禮大夫于女之家諸侯使卿迎于其國其至或迎于竟于郊于館量地之遠近爵之崇卑以為節天子則使卿往公館之然亦當親迎之于館或門外也哀公不行昏禮娶卿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為大重孔子直舉繼先承祭之重以明之言天地者未于郊迎天子言之于廟謂魯孟春得郊祀故也主言適長子孫世主祭祀

公曰寡人

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恐知已重之問爲失言故言推鄙固故有此問然非有此鄙固之問則亦不得聞此言若以得聞爲幸者請少進望子所反問者亦詳告之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嗣續化生其理一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

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孔氏曰妻供粢盛奉祭祀故以爲親之主方慤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冠于阼階所以敬其子內有主則外足以治國家下有後則上足以承祖考至子之于親尤爲一體譬之于木親爲本而子爲枝也身之不敬即辱其身而傷親矣本傷而枝有不亡者乎夫天下雖大而人之有身有妻有子一也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子使人各敬其妻子則我志氣之所至直充滿于宇宙之間而民皆則而象之古三代明王之政不越是矣獨舉太王者鄭謂太王不以土地害人是親民之身猶己之身民之妻子猶己之妻子也王謂太王愛妻女國無鰥民是愛己之身及己之妻子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姚舜牧曰太王之道豈有他哉亦敬而已矣詩曰帝遷明德天立厥配作邦作對奄有四方則亦敬身敬妻子以懷乎天下可知已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朱子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故不可不謹也愆謂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若欲身之實不命而敬恭則百姓從之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謂成其親之名也已孝莫大于尊親敬身而使親有君子之名可謂能尊矣○孟子論舜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是非人所能爲也孔子告哀公曰謂之君子之子爲君子父亦尊親也是人所可共勉也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于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

是矣。愚謂不能愛人，則不知爲君之難，而身樂怠惰，不自檢持，是不有其身也。不有其身，則必放逸于分位之外，而不能安土矣。不能安土，則欲日肆，理日亡，視一切禮法如桎梏，而又安能樂循天理哉。此身之所以必不成也。方闕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一身且無相容，故不能安土，與下許不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朱子曰：戴記止不過乎物四字，今以下文推之，斷從家語。○物者有當然之則，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言動食息，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于性分之內，君子循之而不敢稍失，是乃所以合天道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朱子曰：戴記作不閉其久，非是，今斷從家

語不已至誠無息也天道不息君子純于天道亦不息
如日月相從不已指其易見者言之王肅曰不閉言能通
能久久言無極謂不閉者誠于中必形于外所謂設也能
久者不息則久故徵于外者亦悠久遠為而物成者悠
久之功漸摩浹者不見有所作為所謂久道化成也已
成而明者成物之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所謂高明也公
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
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
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蠢出于質愚作于氣
冥昧于理煩累于形言以氣質之蔽故于事理多不通曉
也子志之心猶言修乃心汲肰心蹴然變容起敬之貌又
微大指中言之仁人之所以為仁孝子之所以為孝不違
事親猶乎天理而已事親如事天敬之至事天如事親順

之至發乎天性心發於外所謂不愧屋漏為無忝事天事親並行二道也

右第二節言禮之誠乎敬而極其至即所以事天也

禮記卷十之四　終

禮記卷十之五　　　　任啓運章句

仲尼燕居　孔本第二十八吳本第三十五今定為三十九○石梁王氏曰文雖具首尾然辭旨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愚謂以仁言禮其旨甚精王氏以為散漫亦習其詞不察其旨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縱言汎論諸事也周無所虧流無所滯周流無不徧即下仁鬼神昭格諸事也學莫切于求仁而非禮則亦無以得仁故欲仁之周流無不徧必以禮也給辨也恭遜之容但取於外而無情實也有敬之心而無禮之文則失之野有恭之貌而無禮之實則失之給勇子有

爲而無禮之節文則失之逆三者皆過然野與逆但失之直情徑行而其本未亡進之給則失于外者大類于慈仁而實則本心已亡乃奪於仁之甚者也故又特舉以爲戒凡再言子曰者皆語已畢而復起若更端也○按子告顏子曰克已復禮爲仁而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仁之所以周流于身而無不備也天德也此篇言禮所以仁鬼神仁昭格仁死喪仁鄉飲仁賓客此仁之所以周流于天下而無不備也王道也有天德然後有王道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

夫禮所以制中也衆人之母向誠慈仁然能食不能教亦不及者類也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彼亦特詳疑脫在此子貢因子論師商有過不及故求所以能得中者子言其必以禮乎其必以禮也蓋中者人所受于天之正理而過不及皆出于氣稟之偏惟禮爲天理之節文無有太過亦無有不及則亦惟以禮制

之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俯而企乃皆可以至于中也

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謂統之而抱其要子游因制中之言因思有過有不及即倚于氣質之偏而不純乎天理之正則乖戾差謬之惡于是乎生必禮以制中乃有以抱其惡使不生而全其美也夫子然之而子游又請其領全之實夫子言無往非禮何無往非仁之衆郊社而外祀皆可知衆嘗禘而內祀皆可知饋奠喪奠也射鄉射及鄉飲酒也食饗詳前世子記禮必有義郊社言義餘言禮互文也鬼神之誠昭穆之孝饋奠之哀射鄉之和賓客之敬皆動于吾心之自然而禮以將之衆無有過不及則惡領而好全周流普徧無所往而非仁矣張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郊社嘗禘饗射鄉食饗尤重故特舉之見其禮至大其義至深于此明之則于理無不明也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又推廣之見無往非禮所謂周流無不徧也居處有禮如在寢在阼之類閨門有禮如溫凊定省之類三族謂父子孫朝廷有禮如尊服位次之類田獵有禮如昭文章

明貴賤之類耶族有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官宗朝若旅樹臺門四注三注各有其度量取諸貴賤之宜鼎爵而耳目聰明各有其象味之時若春酸夏苦秋辛冬鹹樂象之節若升歌下管合樂間歌車之式若圓蓋象天方軫象地鬼神之饗若燔燎實柴朝踐饋食追祀之哀若襲斂棺葬辨說之言若在廟言廟在朝言朝官言官之禮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政事之施若施與邦國施則都鄙加于身如現聽言動錯于前凡所接之人所行之事皆是也理無不明故用無不當而衆之動于我者無不得其當也苟不背天下而仁之哉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
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
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加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家語
禮上有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十三字○張侯無所何往徵王肅曰祖始洽合也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洽
否父母乃所謂不仁也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
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
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禮之大德要歸一仁而詳言之則其目有九見禮之無所不該禮有九而大饗有其四見大饗之義廣也四之目在下仁與情德事其乃子未言不敢臆說姑明其義事習其儀事之聖人言由此學之亦可入于聖也而所謂見諸侯相朝也饗樂與作也因詩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戛兩樂以管吹之諸侯相饗禮亡鄭云既升堂主人獻賓賓受爵樂止爲第一節賓酢主君樂又作主卒爵樂止爲第二節升歌清廟爲第三節下管象武爲第四節此四節饗禮所稱行中規還中矩六節迎賓時東上和鸞中采齊七節客出歌雍詩以送八節徹器歌振鷺詩九節此五節未饗禮所專故曰禮有九饗禮有四也王制入門

縣興一節升堂樂闋二節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節陳薦俎序禮樂備百官四節下五節與鄭同愚謂子言禮有九大饗有四不言大饗有九節四節與他異也且升歌下管凡用樂皆然不止大饗中見中亦凡行之容皆然尤不可別爲饗禮之一節恐鄭王皆非也言行此饗禮之時折謹以致敬管籥以道和而復將之以薦俎其和敬之意周旋動數于禮樂之中至于執事之百官亦與不然喻和敬之妙此正食饗之禮之所以仁賓客者君子觀之而知其仁也而不儀仁也自一身之周折以及始而迎者終而送者徹細無一物而不在于禮則禮之所該者甚多卽如入門而金作以奏肆夏可以見人情之和升詠淸廟使人如見文王可以與于德下而管象見周公之勤可以奢于求禮樂感人之妙如此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但以禮樂相示而已然則人習之而知其意者識不可入于聖人之域哉分言之曰情曰德曰非合言之則其周旋動溢皆仁也夫聖人亦仁之至而已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

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禮縮于一仁則禮周吾心自其之理而金作小歌下管雍徹之樂行焉是樂亦即理之節而非有二道彼君子之于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爲之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諧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不然不能詩則少溫柔敦厚之風而其于禮亦拘阻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而其于禮亦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達子于德則是自絕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文何以爲禮哉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此承上將子從于禮虛而言文德言也制度禮之體文爲禮之用制度附乎古文爲非子貢越于今而行之必在有德之人所謂道不虛行者也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貢見子言不

能樂于禮素因思不能禮則行樂亦偏故以夔爲問而夫子再言古之人見不可輕議也達精通之意夔以典樂爲而不聞傳其知禮則或不達于禮亦未可知然古之人全德者多我不見古人未可輕議也○金履祥曰禮樂同體異用伯夷讓于夔龍是夔固可幸禮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前吾語女謂前已告女君所云治國加指掌凡衆之動得其宜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言而履之非空言也行而樂之非勉強也子張少誠或言而不行或行而不久故以

此告之方知之術示之門也萬物服體萬亦告從其門也示事謂各上之令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目巧之室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之巧為之室之簡陋者也奧阼所據所上所践之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遠近猶言疏戚男女以人言外內以地言失禮則放近者亦莫不亂得禮則諸人循莫敢相踰越見禮之所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有牌

子而無見聞矇發矇者此其翳而使能視去心之蔽而使開明亦猶是也

右第一章　按論語之文多簡而約蓋撮其大旨惟此篇曲折詳盡有言此而忽及彼者有聚後則以申前者并其餘詞複語而記之諸子皆學聖人者論一堂之上如見其形讀者不可不味也家語名論禮篇而文多脫簡不及此篇之完善

禮記卷十之五　終

禮記卷十之六

任啓運章句

孔子閒居 孔本第二十九蔡本第三十六今定爲第四十○程子曰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愚謂論語亦有五美四惡六言六蔽文法蓋先引其端使學者精心以聽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泂酌篇横廣被之意爲民父母行政必以禮樂之爲務然和序者禮樂之原不違其原而言禮樂亦末也五王于慮謂五者相因自然而至陳謂至極而無以加亦通無序不和皆足以致亂先知之而早杜其機則四海享和平之福矣故可謂之民之父母也○姚舜牧曰先知其敗而兩

（早爲之所此憂民之憂最切處）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達禮樂之原則心得其序而和矣由是以其愛民之志發爲咨嗟咏嘆之言而詩至形爲斟酌損益之政而禮至其布之也從容不迫其被之也鼓舞不倦而樂亦至矣至于樂至則樂人之立者必憂其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憂其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其未必徧未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爲量也哀即喪也不見不聞即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矣）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下問再問乃復詳申之）

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其作基逮作棣○無聲之樂順下物理協於人情至和洋溢有樂之實無樂之音也無體之禮節民之性防民之淫萬物秩然有禮之實無禮之形也無服之喪哀矜之心惻怛之意疾痛相關有喪之戚無喪之制也三者仁之至極民受其賜而不知故曰三無基積于下以承乎上宥深密靜也逮逮富而閑習之貌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狀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武之受天命者自下達天和氣充塞而宏深靜謐是樂在無聲之中邶風柏舟篇言不當行禮之時而威儀之美至無可選擇是無體而皆禮也谷風篇言凡民至疏遠而一有死亡我即匍匐而往救是無服而皆喪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為問

抑亦欲咏嘆淫泆孰復其旨之意與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邦叶崩明叶芒海叶喜聞去聲施于之施音異○無所不包曰大純粹以精曰美無可復加曰盛嘆美之至也服習也起發也起發其

意使鼓舞于不倦也氣志不遂十五句皆詩詞今逸者過半不可復考矣君子服此無聲之樂始而不已之私釋已之辨氣志之間無有乖戾是不違也由是應事接物各當其理是既得也由是我之所順物亦順之是既從也君子服此無體之禮先之以愼於進退行之以敬故其真施之上下各得分願故和同君子服此無服之喪始於一心之不忍而推以及人故內恕孔悲由是推之而及於四國又推之而及於萬邦此皆下學之功行之而造其極也日闕四方和氣洋溢萬物得所也日就月將緝熙之功有進無已也純德孔明光物一體無有私厭也如此則德愈盛良氣志既起心和氣和天地萬物感而大和也施及四海育故行則負不待視也施于孫子親賢樂利久而不忘也至是則德愈盛故愈遠矣○陟隨其日五起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始起于心乃行于身漸徹于人臻于天又終而至于然久悠拔因上引詩而來反覆紬繹意味深長

右第一章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日齊詩作日躋○三王之德參天地蓋古語子夏引之而問其能參之實也奉敬而承之也勞身勤之也在地之上天悉覆之在天之下地悉載之容光之隙日月之明無不照之是無私也丁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奉此以勞天下復何私哉詩商頌長發篇遲遲久也詩言人有私則有違而天無私故其命于物者皆不違所謂物與光安也但天無私而人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皆不能無私故與天不相似惟湯之無私乃與天齊也而其所

門齊者則不外一敬焉蓋理之與私互為升降私日升則德日降矣湯惟自降其私力行不怠故其為聖之德以敬而日躋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是惟湯能奉天之無私故人遂命之門為法於九州而勞天下也不違者克己之勇所以服其次遲遲者造天之德所以佚其化徐師曾曰遲遲謂漸而又漸初無心于得天亦通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耆欲二句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周詩作維周○王春生秋斂冬藏夏長風之散雨之潤霜之肅露之和其氣行于天之下莫非天理自然之妙此天之無私乃天之教

也神氣即能生長鮁蘇者地告載之而于其閒風之動賁
之鼓光爲神速庶物因之而露其生其形之行于地上亡
莫非天理自然之然此地之來天而無私即地之教也而
日月之來天地所無私者更可知矣天地無私故清明在
天地聖人春天地之無私故清明亦在聖人其氣志之動
亦如風雨霜露風霆之鄭氣者然其者欲之將至聖方開
之民已應之古斯立道斯行筱斯來動斯和若天欲降時
雨而地之山川生動而爲之出委者然此聖人來天地之
無私而人自化之者也詩大雅嵩高嵩嵩高大之親嶽四
獄也甫而侯申中仙皆太嶽之後姜姓之國蓋因太姜而
封也絡築嶽板翰打其宗貢布其德文武有安天下之志
故天即爲降生賢佐以爲四國之壽四方之宣此文武之
德無私而參天地者也詩宜王時作而以爲文武者甫凶
周初所継因而申亦雨之別也○鎖炎武日風有自天各
有自地者天雨遠雷雨近常有平野雷甫大作而高山脂
岐自如故既以風雷局天又以風霆弼地惡揆雷有自地
發者易所謂雷出地奮豫有自
天下者易所謂天下雷行是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命聞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令聞並去聲弛皇本作施詩作矢協詩作洽大王家語韓詩外傳並作文王此疑誤

○三代之王者天命也其先必有此無私之德積久而馨聞于天然後天命歸之詩大雅江漢篇言其德之明明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下又獨言文王者湯武之王有武功焉故指三代以見例明三代之王皆以文德不以武功也不言夏禹以揖遜有天下其無私尤易明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斲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然疾蹴之貌負牆而立所謂問終則負牆也

右第二章天有四時二節家語在釋解深於春秋也之下蓋古文多斷簡漢儒各以已意補綴之故異也今去聖愈遠古書日亡無從是正各就本文爲訓詁耳

禮記卷十之六終

禮記卷十之七

任啓運章句

經解

孔本第二十六鄭本第三十七今定爲四十一○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古未有六經之名春秋未經筆削止得謂之魯史不得謂之經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象春秋亦可統名禮也後世六經之名乃漢儒因孔子所嘗言及孔子所贊修刪定者名之耳附形孳輔錄自子思子表外言鄭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知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之儒豈諸子能各行其教於人國耶何行不概見服本篇則人君修己治人之大法而謂之經解者據篇首所述孔子言名之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靜或作淨○溫和順柔貝則敦篤實厚淳固疏通不滯于一知遠不滯於近廣博其量宏易良其情平潔靜行之美精微議之通恭主容儉主事莊見乎外敬主乎中屬辭比事聯屬其辭使其事之美惡相比而見也春秋舉史名國故與邦交繫事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樂以

務德性易以辯陰陽禮以檢身心春秋以辨時政之得失上以是教下以是學故爲人莫不化之然相沿爲俗則亦有弊習於淳厚者未必能察情僞則失之愚知古今之事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誣好樂而雜以鄭衛則蕩心佚志生而奢矣窮幽極眇而惑於術數則賊迂拘曲謹而不知和之爲貴則煩傳附失實而是非顛謬于聖人則亂此又弊之所必然而不可不慮故惟有其得而無其失上之人乃爲善教而下之人乃爲善學也記者引夫子言見教之不可不慎以起下文之意○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常稱王九年周公殺管叔及居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尋京房之說易劉歆之傳洪範五行穿鑿破碎不免賊說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衛輒之拒父直是亂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

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以下記者之言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皆聖人所以教而不能無弊者以言教不能以身教也故君子必先自治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其德之廣大周足以兼利萬物聖人之明與日月並其明之溥博又足以明照四海盛德大業至矣而猶不遺微小外而朝廷內而燕處則一行步一升車無不致其恭焉必至居處皆有禮朝廷如是燕處亦如是進退皆有度行步如是北車亦如是然後以之治官則百官當其才以之治事則萬事循其理即以之教民亦必無六者之弊矣詩曹風鳲鳩篇言四國之所以正者推在儀之不忒也豈有身不正而可言教者哉

右第一章言教民以經不若禁民以身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

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和無所乘仁無所施信自然之利義剛斷之方此一節亦古語記者述之以治民必有其器之意起下文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剛一作剛○和仁信義皆治民之器而器之中尤有其要治則禮是也蓋凡器皆為一物而衡與繩墨規矩則足以治物衡與繩墨規矩皆設而輕重曲直方圓無所逃禮之足以察姦詐亦猶是也姦以匿已詐以欺人姦詐皆民之害有君以察之而後義有所施害去則利興而信亦有所用至于奸怨皆當則民悅而上下相親所謂和與仁者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是故隆

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者尊而崇之由者踐而行之有方猶言在規矩準繩之內貴之故稱士無方則放濫而無所不為賤之故稱曰民也君子稱禮故有方無方者力排之所謂不可誣以姦詐也夫禮之貴在敬與讓敬主于心讓徵于事能敬與讓則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室家鄉里無不善者上之所以安下之所以治均不外此又引孔子言以結之苟治民而不以禮則無其器而治亦無以成矣

右第二章言治民有器最莫切于禮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

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君臣之亂。始於無義。列侯之亂。始於不敬。臣子之亂生于無恩。鄉里之亂。生於無序。男女之亂。生於無別刑禁已然。不若禮禁未然也。易辭孔謂見易繫辭傳。黃庭堅謂見易大傳。今易無之。是文逸也。程迥則謂緯書通卦驗之文。引以證敎化之微意

右第三章。承上二章則自治治人莫善于禮也。○夫禮禁亂以下一百五字見大戴禮察篇與君子之道辟則坊與相廝。舊記者各以已意聯綴也。

禮記卷十之七終

孫男　慶范校字

任啓運章句

儒行

孔本第四十一尚本第三十八今定為第四十二○程子謂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作李覯謂此衆士自夸之辭其條雖十有五而意旨多複其語雖依倣聖人而稱說多過或云哀公輕儒孔子有為之言夫聖人豈務夸大以要其君者哉愚按其辭矜肆與聖人溫良恭儉讓氣象全別而與田子方貧賤驕人語相似故疑戰國時游夏門人所為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掖腋通○逢大也逢掖肘腋之間寬大也章甫殷冠哀公但以衣問幾於以儒為戲故孔子以不知答之而以君子之學微啓其端見所當問也

哀公曰敢問

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物猶事也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珍已貴矣而席之席上則尤珍喻德之可貴也鄭云珍若堯舜之道呂云講學時從容於席上並通聘以聘之問者訪及之舉加之位取分以職也可貴人自修之學以問人自親之忠信可託人自任之力能任人自用之而儒者之心止如自盡無求于外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行如此者中方謂大辭陳如字粥徐作粥○中猶正也方謂中于禮亦通物見於身作爲其狀大讓謂爽之而去故如慢小讓始辭而終受故如偽大而容貌之矜嚴忠孔人卞勇

奪三軍，故如依小，謂容貌之退卻，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故如無能。粥粥，無能貌。人之行才，每藏於自見，故難進易退。若無能也。容者，德之慚愧若志之行，容貌如此，心德可知已。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先家語作誠。○齊難，齊莊可畏難也。或曰：難當作莊誠。信中正，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豫，困不能有爲，而不爲意外之備，則必不能保其身以有待。而備慮之周，於備之早。○呂大臨曰：上四句，敬也；次二句，怨也。辨敍與怨，則忿懥窒。德立道充，可以當天下之大變而不懼，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多文博學強識所謂學以聚之也儒者所重外物不貪富利低道於人情然道有可行未嘗不出義苟可識未嘗不從則又見其近情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好樂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家語勇者作其勇餘文亦大同小異好樂古本皆作樂好唯石經○委之言其屬淹之言其久劫迫脅之強以所不爲沮恐怖之止其所必爲利不能誘害不能屈如此雖猛獸之勇衆鼎之力不足以程之也以守義爲主故不以挫於前而或餒不以期于後而有疑以信道爲主故人或議己直

受之而不為悔，復人或謗己，亦聽之而不咒所從來，如是則義立者自有可畏之威，而非人所能侮，信成者不期於雖之謀，自無待於重習也。○方愨曰：動皆常理，故未嘗擬機；足應變，故不必豫陳。辭曰：知者必改，故不再；理義不窮，故不極。極，終也，終爲所毀也。姚舜牧曰：威以時奮，先主以斷，則過佶；謀以時出，先加以習，則過深，故皆所不爲也。義皆可通。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親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迫者，義之決。苟干義斷，不可則舉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養之有素焉。其平日居不求安，食不求美，微有過差，辨之即改，必不至徵色而發聲。蓋將欲後則不屈于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挫于人也。若以不可面數為拒諫，則非所以為儒矣。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戴亦作載[illegible]

言甲冑亦以自衛者禮義以處事干櫓亦用以[illegible]信則人不忍欺禮義則人不敢侮仁之體大而[illegible]如戴義之體方而嚴故守之如抱也因忠信禮義[illegible]雖處亂世而不變焉可謂能自守矣○呂氏曰[illegible]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自[illegible]論其所信所守足以任天下之變而不易此自立也而本末先後之差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窬音豆○徑一步長百步為畝此折而方之則縱廣皆十步也方丈為堵環堵則四面各一丈也篳門編荊竹為門圭窬門旁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編蓬為戶甕牖牖小而圓若甕口也易衣家人共此上衣出則更服之也并日兩日適得一日之食也孔謂數日止一日得食王謂并二日之糧為一食或謂并

數人止得一人之日糧也並通答猶合也疑顧望而未決諂貶道以迎合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惟處能安貧故任能行道也。○此以上皆自治之事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信伸同。○楷木名大幹小枝無曲不直故以爲正法之喩身雖居今而學必稽古若道必宗堯舜治必法三王也今世行之則兼三王紹二帝所革所因足立百王之大法卽弗逢世而明王道正人心其無時不以天下之憂爲憂者亦後世師也。○此以下皆以及人者言之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

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家語無啣名二句○以用也學博矣而備口所求知行高矣而備

日勉所未勉此其能寬裕之本也然是而幽居則有其宗上進則有其用無往而不寬裕矣蓋禮以忠信為本而用之則和為貴必以忠信之美立其本又以優游之法妙其用也優游之法何如賢者因可慕而衆未嘗不可容我之方圓可毀即衆之瓦未嘗不可合此則其寬裕之常也毀方謂磨礲以去其圭角瓦合如屋瓦之覆上下曲折成也陳謂陶瓦之事其先正圓毀之則方者四合之仍圓于插容之小寬分游之意亦通寬容之廣裕待之悠也○許謙曰君子當大節毋為瓦全寧為玉碎非精義而言瓦合是鄉原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家語程功積事下有不求厚祿句君得其志下有民賴其德句○不避親怨推其賢能也小賢小能可效一官任一職則程算其功積累其事而進

之有才德皆大不可小知者則近雖其賢而遠之㳄進猶自下以漸升遠則自幽而出幽也為賢原以為國故不望報于其人即君用之而大得其志苟利國家足矣亦不望君以進賢受上賞而富貴我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家語無此節○相告相示欲其為君子也相先相死憂樂同之也久以時言遠以地言相待我所已至望彼至之相致彼之所難至引而至之術終不諭也任舉以德業之衆矩共相負荷若詩所云佚時任肩也呂謂上衆扶以待天下皆能此任舉以待明友不與之同升不及不待之同進不進兼有厚薄故也似備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澡身自潔其身浴德日新其德此特立獨行之本也陳言者責難陳善而伏者務格君心之非
不徒以口舌爭也下二句又申言之麤君同急求轉之驟之也務格君心故默而化之君若非知郎有時陳言若
翹君之過而陳言而伏仍未嘗遂以常之也其行未嘗不高而不臨人之上以為高其學未嘗不多而不加人之少
以為多世治可進而進必以道雖未嘗悖世亂而退而易世之心終未嘗沮郎有時人同乎衆而同中有異不以同
我而遂與之合將人異乎衆而異中有同不以異而遂非之事上處人際若際偶若卓然不苟如此非有為有守能
如是乎○懸號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武王亂不退潮若孔子歷聘諸國思詡同冇與異非若伯夷太公同就
登西伯而伐商之衆一大公一淡之伯夷諫之而太公又未嘗不掛伯夷為義士盡一縱一據各有其道各行其志原並
行而不悖也前此言特立推有守也此加以獨行則可能為矣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

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家語祇作廉隅

句在强毅上○不臣不仕忠之所規爲者大故不輕出也愼靜戒愼恐懼約之至靜之中故以持已也尚寬民胞物與無不在吾儒保之內仁以及物也夫天下與物大寬者或失之仁柔而又强毅以與人致靜於內者或淪於虛寂而又博學以知服博學則能文章矣而文章究非所貴也則但近之强毅則有廉隅矣而廉隅不可不防也則更砥厲之本末兼修體用具備而本末體用之分又未窮不則故雖分國以授而視之如錙銖終不臣不仕蓋必達可行于天下然後行之其規爲之大固如此也筭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家語

無其行本方立五字○方猶鄉也術猶路也行即術也所志同所業同是同道之朋也由是而所造之地相等是並

立也相得益彰衆莫大焉其或此長彼短是相下也交濟互益又不厭焉久別而渡言不信知之有素也然營道閾同術而行之所本合志則同方而方之所立又各有義焉蓋有同爲一事而兩人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義不同者又有探之於義各有所處不妨各行其是亦則相反而理實相成者故義同則進不同則退也此其符節之宜不足與乎其間矣孔以義字爲上爲何謂所本必方正所行必溢合義湯謂本方正以立其義亦可通特于家爵難訓耳

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人而除刻技害則生之理絕矣故必溫良以爲仁之本然仁之理皆具於心心而怠惰則侈驕肆則放無以立其天命之本然故必謹慎乃有

以為仁之地也而未已也仁為德之全而守之大狹則不足仁為道也遠而則之大狹則雖久又無以全其所受而致之於遠故必寬裕乃盡其修為之道也而猶未已也仁體廣而無不在接人處事一不當雖無害于仁之大體要亦須養之未純故必孫以接人而後仁見于能有以節文而後仁著于貌則內外兼該本末交養無適而非仁矣至於言談歌樂皆顯德所自發分惠散財亦推恩所必及則仁之暢於身發于事者自有所不能已矣仁至於此則上下同流與物各得猶凡不敢言仁者仁無盡體仁之功亦無盡不行讓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聘者恭敬奉持不敢忽于己讓者謙則遜專不敢上下人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閔一作愍○鄭氏曰隕穫困而失志之貌充詘喜而失節之貌陳謂隕穫如有所墜穫如有所割充驕氣之盈詘者氣之歉愚謂隕穫者自貶以有求充詘者得意而自喪恩辱累繫也言道足於己不以

富貴貧賤之境遇而移德尊于已不以君長有司之勢分
而動此眞儒也若無儒之行而爲儒之服則妄而已爲儒
訕笑不亦宜哉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曰
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今本無曰字家語有之○舍具食以供養其官以給使也公於
儒之言倍加依之于儒之行倍加義之不敢相訴病且曰
吾終吾身不敢以儒爲戲者病儒服之問近于戲而病自
改也

右第一章孔氏曰前十五條賢人之儒其十六條聖
人之儒末則孔子自謂也○儒行一篇初
覺其粗及熟而按之身平生可自信者曾無一二
也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能無對此而
戰戰哉張子曰某舊爲儒行今觀之
亦多病處嘗一也已見與不見耳

禮記卷十之八 終

門下晩學耿毓孝校